

網上分享 停一停想一想

自從智能手機面世那刻開始，它已成為我們的日常必需品。通話、發訊息、拍照應算是三大高居榜首的功能。都市人喜歡用手機拍照的程度，可以從飯局中「手機先吃」、每天自拍九九十九張找完美相分享等可見一斑。

拍照、網絡上載與分享，有的為了與親朋好友分享好東西；有的為了滿足虛榮心，讓別人知道你與哪位大人物在一起、到哪高級餐廳吃飯；有的為了記錄情侶間愛的日記、孩子成長歷程；有的為了把自己所見的社會怪現象分享，讓人更了解自已。世事沒絕對正確與錯誤，但有人分擔當與否。早前，有國際極端組織成員在他們指揮部前自拍並上載到社交網絡，結果其指揮部不到二十四小時就給敵軍轟炸了；公務員執勤時自拍，擺出各種其適的姿勢，還即時上載網上，結果當然被刊登在港聞版，相關部門的新聞官又試為其解畫；每年公開考試期間，總有學生在試場拍照或把考試證上載公開，結果被取消考試資格。拍照本身在大多數情況下並無不妥，問題是上載到社交網絡或分享給他人，就是犯了職場的低級錯誤。一個人從踏進社會那刻開始，你已不止是代表自己了，在別人眼中你是A機機職員、B組織成員、C學校學生。網絡本身就是把所有可能性連在一起，所以公私不分也合情合理。

現在有些機構在招聘時，多加了社交網絡搜尋求職者資料一環，看看那人會否在面書口不擇言罵前僱主或私生活不檢點等。聘請一位忠誠厚道、守口如瓶的員工是常識吧！朋友在投資銀行當總裁，一晚準備就寢時看面書，發現下屬居然把客戶機密檔案拍照上載，附上一句：「沒完沒了工作，誰給我加班費。」朋友氣得七竅生煙，又看到其他人在下面留言：「你快刪除相片吧，看來你明天開始不用加班了。」朋友只輕嘆一句：「不怕神一樣的對手，只怕豬一樣的隊友！」

思旋天地

自從智能手機面世那刻開始，它已成為我們的日常必需品。通話、發訊息、拍照應算是三大高居榜首的功能。都市人喜歡用手機拍照的程度，可以從飯局中「手機先吃」、每天自拍九九十九張找完美相分享等可見一斑。

隨想國興

六月初在雲南舉行的「雲台會」，已經是第四屆了。這一屆的主題，是「推介雲南融入「一帶一路」國家發展策略，面向東南亞輻射中心建設，雲南橋頭堡建設，促進「台企入滇，西進東盟，開拓南亞」戰略實施」。

我應中聯辦之邀到了昆明，在開幕式上看到了「海峽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榮譽董事長」蕭萬長。做過台灣「經濟部長」和「副總統」的蕭萬長，我印象深刻的，是當年他到美國訪問時，由於懂美式足球，交談甚歡，獲得豐碩的成果。他這次第一次參加雲台會，據說建議都受到當地官員歡迎，期望第五屆雲台會有更豐碩的成果。

想當年，台灣就是靠中小企業走出了台灣，走向了世界。沒有中小企業，台灣的經濟就沒有輝煌的成就。如今面對台灣經濟的低迷，還是得依靠中小企業的努力去創造經濟。

雲台會

我記得，除了台灣的中小企業之外，任何華人，只要創業的，都可以到雲南去看看，多是創業的機會。比如我在昆明吃到的香蕉，味道就和香港常吃的菲律賓香蕉不同，可以嘗試打破菲律賓獨佔的香港市場。

又如我在騰沖著名的古鎮和順，在一家很有特色的小咖啡店裡喝了一杯自釀的雲南園豆咖啡，喝完後半小時，口中咖啡的餘韻猶存，比我在香港喝過的美式咖啡味道濃郁芬芳得太多。我問店主，假如自己開咖啡店，可以訂購嗎？當然可以了，而且在收到訂單後才開始烘焙，空運送貨，務求保存咖啡的鮮美，再再再再再送出。而且咖啡是當地自種，保證品質不變。

雲南的特產多不勝數，到當地親自去品嚐，對個人創業必有收穫。雲台會，其實不止是對台灣中小企業人滇從而面向東南亞那麼單純，凡是有志創造就業機會給自己的華人，都可以親臨體會。

高考作文為何懼怕詩歌？

胡野秋

中國是詩歌大國，打開文學史，是從《詩經》開始的。從古風而格律，唐詩宋詞元曲，直至現代產生的白話自由詩，一切都昭示我們的詩歌底蘊。可是，今人離詩歌愈來愈遠，離事實，不過，遠到把詩歌排除在「文體」之外，真的有些讓人詫異。既然是「文體不限」，又為何「詩歌除外」？可見，當今的教育部門已經把詩歌逐出文體之外。

這問題就有些嚴重了。

在我看來，高考之所以懼怕詩歌，與其說是教育界的無知，不如說是他們的低能。因為教育界的回應，最核心的理由是：詩歌很難標準化，很難判卷。

理由貌似成立，但經不起細究。

假定我完全承認他們這兩個理由，那麼，問題恰恰也就隱藏在這兩個理由中間。

第一個理由：很難標準化。這是實情，讓一首詩歌標準化確實很難，而且如果真的做到了標準化，詩歌就死了。可是再深想一句：文章真的可以標準化嗎？但今天的高考，豈止作文，所有的試卷都標準化了，都把回答簡化成打勾或打叉。非黑即白的判斷正在讓我們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思維陷入簡單化、機械化。

這種「理科思維」如果僅用在數理化的工具性學科，似乎弊端還不明顯，但用於人文學科卻是莫大的謬誤。文史哲教人的是世界觀乃至宇宙觀，是形而上的。你無法讓思想的表述精確到小數點，同樣也無法把複雜的思維納入A或B兩個簡單的選項。雖然你有作文大憲，但「你心中想的文章納入標準化，文章便肢解成「段落大意」，「中心思想」，那些奇妙的想像，大膽的字句都被扼殺殆盡。如此標準化的考試模式，怎能不懼怕天馬行空的詩歌？

第二個理由：很難判卷。這又觸到了痛處，但不是考生的痛，是考官的痛。

考官判一篇作文的時間，平均一分半鐘，也就是九十秒。試想九十秒鐘的時間，八百字都無法從頭讀到尾，更沒法品味，只能憑事先擬好的判卷標準，一目十行地掃描「關鍵詞」，這種連普通文章都難以盡閱的判卷方式，怎麼能評判得了文字之巔的詩歌呢？今天的教師們，其實都經歷過高考，他們已經被標準化訓練得乖巧，對詩歌早就有隔膜，恨不得別除乾淨。如果不是教學大綱上還有古詩文的背誦要求，他們是不想「詩歌」的。所以這個理由只能證明，我們的考官們集體不及格。

高考語文怎麼考？我的觀點是，首先把語文試卷比重顛倒過來，作文佔七十分，古文閱讀理解佔三十分。因為所有的語法修辭和詞句，都是為寫文章服務的，學語法於是手段，寫文章是目的，寫不好文章，一切語文知識等於零。一篇文章足可把現代語文全部檢閱了。古文閱讀理解，是為考生奠定養分，與傳統文化割裂。如果排除了這些細枝末節的語文知識，作文判卷的時間將會成倍增加，作文才能得到應有的關注。在如此情形下，詩歌才可能走進作文。這也正是回到人文教育的「原點」。

只是不知道，面對這個陌生的「原點」，當今的老師是否比學生更恐懼？

人才的難產

二零零五年，當時的國務院領導看望錢學森的時候，錢老感慨說，我們國家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東西。錢老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

這就是著名的「錢學森之問」。

整整十年過去了，情況並無大的改觀。不僅學校、教育難以培養出傑出人才，放眼望去，各行各業似乎都存在這個問題。這一癥結，由於近期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更增添了嚴重性、緊迫性，因為各級政府領導都在強調創新，都希望通過創新來激發民間活力，而創新需要人才，並且需要大批人才，只有眾多人才不斷湧現，才能拉動經濟，保持增長。

是啊，許多事情都是這樣，只有任其耽擱、遲延、拖沓，直至威脅到生活的運轉了，才引起人們的驚駭。

為什麼我們培育不出傑出的人才？為什麼難以產生讓人眼前一亮的傑作？

先從我一個朋友說起吧。

朋友姓陳，名雲飛，名字很氣派，志向也遠大。早年我租住在郊區半工半讀時，他恰好住在我的旁邊，也是一邊上班，一邊讀書寫作。他主要寫電影劇本，我看過他幾個本子，寫得不錯，很有想像力，頗具才氣。他立志要成為中國一流的劇作家，後來調入一間雜誌社工作，並很快成為採編幹幹。一九九八年長江流域暴發洪災，他被派去報道抗洪救險，寫出多篇生動感人的通訊和特寫。從南方回來後，他受到社裡表揚與嘉獎，那幾年，他的作品連續獲得省級和國家級獎項。雖然忙於工作，但他並沒有忘記以前的理想，為了寫出滿意的劇本，他抓緊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讀書，增加知識儲備，提高寫作水平。由於喜讀書，好沉思，他給同事留下了個性強、孤僻、不苟言笑的印象。二零零九年，雜誌社換了領導，鑑於廣告大幅減少，經營形勢不善，社裡下令全員創收。這下可把陳難住了。他，一個書生，一個埋首書卷、羞言錢財之人，讓他去採訪單位廣告，與受訪人談錢，真愁煞他也！因為不能完成創收任務，陳受到了批評，又由於他平常不與大家聊天、打牌、吃飯，每逢民主票選或測評便得分不高，因此在職務晉升、職稱評定上吃虧連連。其間精雕細琢，寫出過好幾個劇本，但苦於在文藝圈沒有關係，無人提攜，寄出後石沉大海。此外，雜誌的欄目設置和編排也發生了改變，他拿手的深度報道及社會評論，幾乎沒有了發表園地。凡此種種，都將陳置於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對比十幾年前的文思奔放、才華飛揚，他現在是失意潦倒、落魄無奈，只能忍氣吞聲。

我們看到，一個人由於有個性，不擅長和同事交往，就遭到眾人的奚落和排擠；一個人由於有理想，不願隨波逐流，就受到單位和體制的指責與排斥；一個人由於沒有熟人引薦，儘管傾注了巨大熱情和努力，但寫出來的東西如墜清壑，渺無回音。在這樣一種單位和社會生態中，怎能成長出愛憎分明、文筆酣暢的人才呢？值得擁有才華橫溢、卓爾不群的傑作嗎？也怪不得這麼多年電影和戲劇界極少產出具有深刻思想力度的大作及優秀作家了。

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在自己的專業領域裡有所建樹的人，大多有個性，有人還有較強烈的個性。這種個性既先天使然，也與後天閱歷相關。當一個人經過多年苦讀、思索、磨礪、修煉，在學科和行業內斐然有成，他當然會有自己的素養、品位，他當然有自己的氣節、器識，他自然看不慣那些混天度日、吃喝玩樂、蠅營苟苟的人。

從這條龍說到那條龍

連盈慧

日前路過大笨象銀行，看到門前人人山人海，人龍長到轉了好幾個大彎，也就慶幸自己先見之明，當初要是參加超人大額新鈔遊戲，真是抽中了，就是長龍裡頭一個角色了。

天生有恐「龍」症，從來最怕排隊，就算平日一點五十分陪朋友到食肆，碰上兩點下午茶時間，也不耐煩慢吞吞坐在門外等候，那十分鐘腳骨力，總覺得時時者金也，十分鐘已足以買回那個八九折餐價，就算是高調聲明派錢的金龍銀龍，夾在隊伍裡也給龍麟刺得渾身不舒服，何況這麼大的「龍哈」，捉得到也，何況這麼大的「龍哈」。

香港人有排隊癮，連三兩塊錢巧克力糖之類廣告的宣傳產品，也常看到身光頭靚的長龍，就不要說獅子頭巨鈔了，相信目的不在獵物，心靈空虛，排隊為了安全感。

而且，店前就出現人龍，食品好吃，店前就會出現人龍，什麼珍珠奶茶、葡撻這樣平平無奇的小食，便風靡過很長一段日子，人吃我吃吃，明明是很平常的龍。

有些長龍長得莫名其妙，居處附近一家貴價燒味飯店，好幾年前，每到下班時分都其門如市，有心光顧，還是給長龍嚇怕，直至有天鄰居請客，老順仔說他老頭子愛吃燒肉，除主菜外還買了該店燒肉，該人家下箸後連說入口不如聞名，該店子的燒肉不外多下了糖，除了吸引嗜甜食客之外，並無多大特色，大家都有同感，認為反而有失傳統燒肉風味，大概做生意也講運氣，店子勝在風水好。

這兩年聽說老店已由第二代接手，聰明的太子爺有新思想，電子計算機比老子的算盤靈活，訓練到掌肉師傅低頭切肉、睜眼看人，沒老一輩生意人童叟無欺那一套了，加上出貨快捷，貨素下降，伙記清閒多了。

香港七百萬人口，生意做得好，一傳十，十傳百，口碑有力過萬倍，也就不難見長龍，但是一旦急功近利，「恃龍生驕」，視長龍為羊牯，龍散了就永遠回不了頭。

會與猛獸這麼近

方芳

「荔園 Super Summer 2015」明天（26日）開幕，打算抽時間去細覽一下，昔日荔園最輝煌時期是上世紀六十年代，荔園一年就有三百萬遊客。

說到要懷舊，不敢抱太大期望，畢竟，荔園 Super Summer 2015」可以用科技複製硬件，但複製不了靈魂。

荔園的靈魂，在鬧市中的動物園，給了城市人以外的外情。當年的美孚地段，擁有荔園和宋城兩大樂園，居民和猛獸做鄰居，古裝人近在咫尺，生活多樂趣。

荔園是我們三代同堂的朝聖地，銀大象「天奴」，探獅子、老虎、馬來熊、金錢豹、駱駝、長頸鹿、長臂猿、大猩猩等，是父母給我童年的獎賞，也是我們給下一代最珍貴的禮物。

最記得荔園「猛虎越柵」一役，一九七四年十二月的一個中午，收音機報告新聞，猛虎走出柵籠在園內漫步，當時整個社會都哄動，職員攜音響告遊客迴避，猛虎在園內亂闖，鳥獸哀鳴之際，警方在外荷槍實彈，攔獲三小時之久，始由警務處神槍手用麻酔槍將之射擊。幸而「猛虎越柵」地點僅在荔園遊樂場範圍內，如果逃出市區，後果真不堪設想。

野生動物於我們，既這麼近，又那麼遠，我們對猛獸的認識，都是來自荔園的啟蒙。今天城市發展，動物園已無法在鬧市佔一席位，小孩子認識野獸，觀感來自電視畫面；要不，到內地動物園參觀；富裕家庭還可以到外國野生動物園，與猛獸零距離接近。我們是有理由緬懷荔園的。

「荷馬史詩」有一個篇章《特洛伊戰爭》，講的是兩個男人為了爭奪一個女人而發起了一場戰爭，今天的男人大概不會如此動真感情或真刀真槍，倒是覺醒了的女人勇於為個人和家園而主動戰爭。

在香港人盼了十多年的特首普選被少數派議員「扼殺」之際，對岸的台灣也拉開了明年最高領導人大選的序幕，隨着「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於上週三成為以上的支持率門檻，並經黨內中常會核備提名，代表國民黨參選，她將跟代表民進黨的蔡英文正面對決，形成台灣媒體所說的「兩個女人的戰爭」。

雖然經過了上世紀初南亞女領袖們崛起和沒落，以及歐洲、南美和東亞（韓國）陸續出現民選女總理、總統後，「女領袖」這個詞不再是潮流，也談不上悲情悲壯，然而，「女人之爭」仍然是媒體的熱門話題，尤其是兩個從未結婚的單身女人。

經歷過四年前的「大選」，蔡英文雖然輸給馬英九，但因為得票相差不多，她雖敗猶榮，尤其在雨中發表的「敗選演說」，態度誠懇、言辭真切，更贏得讚賞，為她在四年後的今日捲土重來奠定了基礎。加上四級地區選舉中兵敗如山倒後，令人以為，形象理性的蔡英文當選幾乎無懸念。卻冷不防，遲遲找不到理想人物出選的國民黨突然冒出一位名不經傳的女將洪秀柱。雖然已經六十七歲，但她卻活力十足，更因詞鋒凌厲被封為「小辣椒」，而且，在蔡英文對兩岸政策含糊糊糊時，她則明確而大膽地提出「一中同表」，指出兩岸目前尚含兩個憲政政府的一個國家，予人耳目一新，其民調得分一度領先於知名度甚高的蔡英文。

記得我去年在台北看市長選舉時，深深感到年輕人對國民黨總被官二代或富二代包攬政治機會強烈不滿，洪秀柱那種體驗過「三餐不繼」的平民形象拉近了跟選民的距離，因此，「破竹而出」的她令深藍陣營重燃希望。

只是，新鮮感一過，隨着競選的深入，負面新聞將越挖越多，能言善辯的洪秀柱也被指為咄咄逼人，可能嚇走溫和的中間派。看來，在權力追逐的戰場不再分男女，兩個女人的戰爭或許只提供養眼的視覺效果罷了。

兩個女人的戰爭

獨家風景 呂書練

「荷馬史詩」有一個篇章《特洛伊戰爭》，講的是兩個男人為了爭奪一個女人而發起了一場戰爭，今天的男人大概不會如此動真感情或真刀真槍，倒是覺醒了的女人勇於為個人和家園而主動戰爭。

在香港人盼了十多年的特首普選被少數派議員「扼殺」之際，對岸的台灣也拉開了明年最高領導人大選的序幕，隨着「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於上週三成為以上的支持率門檻，並經黨內中常會核備提名，代表國民黨參選，她將跟代表民進黨的蔡英文正面對決，形成台灣媒體所說的「兩個女人的戰爭」。

雖然經過了上世紀初南亞女領袖們崛起和沒落，以及歐洲、南美和東亞（韓國）陸續出現民選女總理、總統後，「女領袖」這個詞不再是潮流，也談不上悲情悲壯，然而，「女人之爭」仍然是媒體的熱門話題，尤其是兩個從未結婚的單身女人。

經歷過四年前的「大選」，蔡英文雖然輸給馬英九，但因為得票相差不多，她雖敗猶榮，尤其在雨中發表的「敗選演說」，態度誠懇、言辭真切，更贏得讚賞，為她在四年後的今日捲土重來奠定了基礎。加上四級地區選舉中兵敗如山倒後，令人以為，形象理性的蔡英文當選幾乎無懸念。卻冷不防，遲遲找不到理想人物出選的國民黨突然冒出一位名不經傳的女將洪秀柱。雖然已經六十七歲，但她卻活力十足，更因詞鋒凌厲被封為「小辣椒」，而且，在蔡英文對兩岸政策含糊糊糊時，她則明確而大膽地提出「一中同表」，指出兩岸目前尚含兩個憲政政府的一個國家，予人耳目一新，其民調得分一度領先於知名度甚高的蔡英文。

記得我去年在台北看市長選舉時，深深感到年輕人對國民黨總被官二代或富二代包攬政治機會強烈不滿，洪秀柱那種體驗過「三餐不繼」的平民形象拉近了跟選民的距離，因此，「破竹而出」的她令深藍陣營重燃希望。

只是，新鮮感一過，隨着競選的深入，負面新聞將越挖越多，能言善辯的洪秀柱也被指為咄咄逼人，可能嚇走溫和的中間派。看來，在權力追逐的戰場不再分男女，兩個女人的戰爭或許只提供養眼的視覺效果罷了。



正是在「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的自鳴得意中，許多立志高遠的人遭到排擠、打壓。網上圖片